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續稿卷八

一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徐壇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一

明 胡直 撰

賦

悼才賦 少作

少華曾子侍御華山公冢子也良其鳳林毓羽文毛
絢五色之奇龍穴胎姿駿骨呈三花之迴少綜鉛槧
遂軒藻園騁河漢之雄才峻崑丘之逸氣人固擬其

東沂之詠可以攀轅南豐之撰可以方駕且將登漢
苑而調治安入虞宮而覽皇鳳篤彼忠蓋奕其世武
者矣然而羽儀未騫黜焉先折斯可謂凋彼神樹毀
厥懿璞者也悲哉侍御公哭之痛曰天毒吾多才子
也僕欽挹修能遐結幽憤因抽弱素愛造斯賦題曰
悼才非欲以流布遐來聊用以廣公哀膈云爾

槩夫陶化之罔兩兮心耄疑而易測將衆物之振蕩亦
何殲夫魁哲彌憤悵以鞿絰綿思子之閔則昉少康之

瑤葉蔭伯巫之瓊英衍沂國之神緒遂嬋連於忠貞曰
維子之嚴君冠飛豸而揚鷹奮皇斧以擊奸翊絳虬而
上征誕作配於良胤鴻永路有嘉聲益山抵之構采滋
江妃之孕燼分精爽於日月授文章於列星竑八殞以
為胸柱四極以為肩雕琬琰而為腸厭瓊華為之面聳
孤韻於秋飈騰逸氣於霄烟鑽老易於三昧鏡丘索於
九淵瑋抽葉於六家邃耕義於百氏旁搜歷而照璣餘
檢圖而辨緯浩宇宙之奇詭固一臆之所麗譬縣圃之

積琛焚沙棠與璇樹有九日之飛花爛光采於十墜肆
搖翰而飛藻絢凝壁而浮綺朝百賦而鬱伊暮千詩其
猶噎彼談天與炙轂將馳騁而伉儷覽當時之碌碌曾
不足以睥睨衆綰纓之夙髦孰不斂衽乎雄名諒發軔
於澤國遭息轡於上京紫貝闕而玉堂佇矯翼以飛騰
嗟遠期之未從焱焱景其何輕包造化之一軀遂璫絕
于尺墳曩吐舌而談九州儵荒眴而無聞羅古今之奇
珍誰適為發其真精豈少薇之墮采倘招搖之隕明駭

增城之絳樹豈隨霜而謝榮彼夜光而明月亦孰允其
無瑩洵造物之悽悽妬鸚鵡之逸鳴斯文章之胎孽反
酷以殘其身醜怙悵以侘傺矧惟子之嚴君痛呼天而
繚結氣萎絕而中焚曰皇毒儂之多才兮剽吾庭之蘭
茝彼童烏與蒼舒雖幼眇而惻哀矧佳賓之俶儻遭園
穹之惛昧精一朝而越裂顏黥釐而耄敗予與子之未
遘獲瑤葩于羣瓌擬並駕於赤鵠胡委翮而先摧豈憤
世之溷穢駢白螭于神丘將桀跖為羨門必回誼之不

修斥巫咸以罪穹斯塊北其誰由覩三合之芒芒洵糾錯其曷尤於惟子之鴻烈揚芳暉于來胄雖蕙若之委化終岱霍之伉壽登高岡以長嘯曷祛吾之殷憂

詩

賦得三顧山贈賀郭封君兩峯翁即相奎父

三顧之山乃在雲亭天柱間歲嵬直與斗牛叅削出三峯成卓筆倒畫青霄河漢濕峯頭遙瞰章水江應似莊生堂坳溢蒼潏西連斌姥雲谿谿東吞紫瑤石中有仙

翁芳玉容坐窺鴻寶巢雲松鹿裘何謝晉文舉角巾嘗
墊漢林宗盧生壇古去不返獨有若翁駕白龍若翁翫
世成芻狗富貴何如一杯酒掉頭不肯掛金章天語還
令回白首自昔大山長名材更聞崑丘生瓊玖奇峰孕
賢世莫京詞賦寧為中興傾世業汾陽詎足詫許身直
擬三代英我當與翁結鄰好紫芝晔晔斷雲耕儲皇是
非付國手商山雲物不世情

龍澄原君自黃遷辰沅兵憲兼督學政書至寄賀

名才超拜著神羊節鎮新開近夜郎已有雄文程楚士
還多廟畧靜蠻疆沅芷澧蘭清祭戟酉山辰水濟舟航
兼資督府他年事先借前籌萬里揚

乞橘

春回乞橘纔題簡老去新栽欲待誰浸擬炎天花馥郁
佇看冰雪葉葳蕤松筠成列堪為侶禽鳥深藏迴不知
剖實他年逢二老彈碁應許笑相隨

書社秋興八首

青社虛堂暑漸輕
高秋事事愜幽情
覺山爽氣通匡嶽
槎水滄波混太清
卷幔忽然聞桂馥
罷琴且復啜蓴羹
久知世味成飧蠟
損益何須問向平

二

明時豈是棄君平
身病原非濟世英
僻遠曾無來節使
衰殘早已謝經生
晝眠靜抱松風韻
晨起常占野鳥聲
莫道幽人無一事
秋山還自斲雲耕

三

有時散步自高岡
颯颯涼颼灑故裳
縱意坐遊天地外
忘機身近鷺鷥旁
當門魚戲蘆花白
遶逕蜂閑菊蕊黃
一望蒹葭零露濕
伊人宛在水中央

四

堂外高樓影碧灣
晴牕莞爾對南山
林間日月東西見
席上星河次第攀
釣艇互看來去好
樵歌時聽短長閑

白雲黃鶴曾攜賞
何似飄飄獨往還

刑曹有
白雲樓

五

病客終朝不掃門
軒前紅葉落猶翻
東書且學禽中戲
散髮延觀原上村
萬頃禾麻圍錦繡
千峰華武

玉華武姥俱在

望列兒孫吾鄉莫用鄭鄉擬
正笑康成著作繁

六

老不悲秋祇自欣
一聲遙鴈却懷人
四海交親書並斷
三江耆舊會難頻
衡廬已自違佳約
吳楚相看作外臣
獨有裘羊長不負
濁醪時共道吾真

七

峨眉高挹九穹浮，曾共皇人汗漫遊。
別後幾迴瞻白水，歸來今始得丹丘。
神超早已齊鵬鷖，身隱何辭喚馬牛。
最是七天橋上月，清光應似社中秋。

八

更思岱嶽號天孫，長往其如老病繁。
三觀遙連滄海濶，雙門高擁介丘尊。
南瞻金簡猶非匹，西挹雲臺欲竝鶼。
不得一登天下小，太虛隨地且槃桓。

客有言朱鎮翁見訝無詩寄謝二首

昔遊曾綰大司空唱和翩翩枉上公既老漸諳文字幻
相思猶為道情同赤松應作留侯侶綠野長瞻晉國風
肯信雲將遊象外相期還共訪鴻蒙

二

秋水澄江鴈欲聞秋風巖桂正初芬登高著屐懷安石
掃素籠鵝羨右軍疎慵豈合勞青眼持贈那能寄白雲
最是沈園饒樂事芭蕉應不費彈文

中秋同王未菴周貞夫王執之訪陳蒙山翠峯別

業是暮王塘南劉述亭同集翫月山巔和周生韻
翠峯一名集仙臺

元龍結構傍仙臺翠滿羣峯挹斗台佳節正同泉石賞
高朋還趁鴈鴻來風傳巖桂千林馥月抱江光百里迴
庾亮登臨何足擬應知人世有蓬萊

送羅田周貞夫兼訊黃梅瞿睿夫時睿夫方有註
誤事

命駕遙憐千里情才名三楚舊諸生賦成豈肯干揚意

書出誰知擬論衡廬嶽去看天際遠鄱湖秋見鏡中行
已瞻雙劔連牛斗何慮人間事不平

九日登覺山再別貞夫

詞客聊停抱膝吟佳晨臨眺且開襟菊邊對酒何辭醉
江上狂歌不自禁轉見兩丸催白髮安能五臟化黃金
古來離合原無定明月唯期千里心

訪潁泉年兄園居以宿有耦耕之約故未聯云然
久知物外起田園報客花間鳥並喧小憩亭臺穿竹塢

散行山谷出江村
隱居亦幸同鄉井
宿世應知是弟昆
欲向耦耕尋舊約
春來還許叩桃源

衡廬續稿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二

明 胡直 撰

序

贈余曉山郡侯入覲序

內江曉山余侯以職方郎握符來守吉郡凡幾月例入
覲郡僚貳守馬君通守孫君曹君節推茅君則以書抵
胡子山中曰今守令蒞政淺者多無足以稱大計以天

子有問治狀無為獻今侯則不然侯始至語寮吏曰今之言吏治者恒外而不內不知此堂皇者固千百里之總萃也堂皇不脩則狐鼠憑廟社賈威福而射工之巧伺而恣噬也詎論旦暮哉故其首治以身示型詰朝出踞堂治公牘爰書必親覽裁條教嚴簡訟訟毋得株牽其他蠲苛剔蠹削冗節靡一視令甲加密一出必扃鑰郡門吏惟內辨文若抱冰霜迄不得與民相比為奸吉故喜訟繁盜至是則訟盜若喪窟宅而害立滅侯故嚴

重寡言然實惇大不設城府遇寮屬屬屬有禮愛士好文適學使者至校文侯則為士談經析義未嘗不載色笑亶亶乎言之也以故吉士文稍振頃得連袂冠省試蓋吉前守為今監司楊公亦西蜀人楊公之政既偉而侯實繩之若乘春發榮至夏日而蔚然茂矣侯持是足獻天子某等念無以表殊政彰寮誼故以言累子胡子曰然夫駑馬十駕不能百里騏驎一日歷塊而越數都寧論久近往予督學西蜀侯方綰髮闔庠彥且從故少

保趙文肅公學比予復柄楚學侯已踰冠登第為楚理
官于時候政稱寔方佇內召以年例格遂補職方當此
時天子已悉侯名姓矣侯之上計也果奚以久近論哉
予嘗校楚士文借證于侯侯列粹嫫瑕顙精及髮末時
時出人表予以是知侯鑒天下事當若是精深也又嘗
與侯登泰和之重巔裴回指顧頗秦晉梁楚咸在履舄
下浩然若有凌厲六合之意予以是知侯之并包兼蓄
當若是閎大也若諸君子之覩侯果得其粗且細爾侯

今獻天子必問何以終治吉必且對曰臣不難為龔卓
臣嘗學于師有所受請上之可也至是而侯之精深閎
大者始可見崖略矣雖然斯非久道不可以成是為贈
贈賀毛白山公八十壽序

世多稱古今人不相逮豈其然耶然予嘗求諸今人有
能伯仲古人始不假型模而終相肖似者或千萬衆始
覩見一夫或不啻千萬衆即通都邑不克覩見一夫此
不知其何也然則以今肖古誠有通都邑不覩見一夫

者則謂古今人之不相逮未可名誣也自予踰冠耳熟
毛太保公之穹秩顯烈四方士爭躡屨曳裾頌道聲光
者不可勝道其冢子白山先生矯然若獨翔寥汰略不
以家第世貲滓其腹臆既早辭廕典矣又以先代腴業
重器咸遜二弟曾不少恡生平不治生產剗跡公庭退
與寒畯畸士取下劣者為埒予時心推高之已而辱與
先生之冢子世卿同舉鄉書以通家子謁先生一見迄
無城府就問語出腎腸衣履皆皂布其製皆循弘治以

前式範體若不自勝行必循牆迄未嘗御軒蓋見者不知為太保公子予未嘗不懽然慕已又十年世鄉世其高節遂謝南宮專侍養左右先生灑然曰兒不仕當為居守吾欲效向平高步四方君乃峙貲恣先生之所如往既涉吳楚歷中原乃抵京國予聞而叩寢焉覩先生皂布衣履猶然故弘治式也訊其來意則曰吾以是自適其適焉爾矣吾焉知京國予間為朝士言咸為懽慕曰世寧有是人哉有物色之者則已行不知所之矣若

先生所謂通都邑未有見是人者也謂先生今之古人
非歟今先生年且八十仲子某手其內兄中丞曾公之
書抵予曰以子世誼必欲得一言祝之予以為紛華盛
麗之蠱人心雖賢如子夏依歸至聖猶待於戰勝況其
他乎故古之尊生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若先生
累乘纓冠即襁褓宅紛麗之都藪矣然而天植其樸至
與年而偕盛是古之見可欲不亂者之儔也非亂而後
勝者之可擬也然則先生之為尊生蓋有道矣而奚俟

祝予獨慨弘正間衣冠耆舊僅有先生而世之競紛華
仰機利者如日方新撼撼然若據冰山而鬪火宅其為
身與後豈可恃哉視先生之冲然內適交食交樂有道
以尊生有穀以貽孫子其事之勞逸享之多寡豈不亦
瞭然辨之也而今之人胡為彼不為此予既驗古今人
果不相逮而猶幸覩見有先生也故為祝願先生不獨
長年將永為末世型模且以復中丞公

刻陳兩湖先生全集序

夫色以養目然而使之日親盛麗則眩味以養口然而使之日饜滫醲則害君子之於文也亦然文之生以明道而次為述事古之述事莫如書書雖以辭顯而亦未嘗不匠意以鬯乎道道鬯於意矣辭從而將之未有不鬯于意而獨主藻辭以相雄也是故苟知色之養目則三英九華非不庸之乃不如紉素之為常也苟知味之養口則八珍五齊非不庸之乃不如稻粱之為常也苟知文之明道則剗剗琅琅非不庸之乃不如辭達之為

常也然而世既主藻辭矣又特聖司馬子長而剽獵其
句字不敢一詭尺寸其極則盜哭為悲借笑為歡俗下
其意而矜高其詞至艱詰不可讀陳之則上不知所明
而下不知所承蓋非獨以病道亦以病事彼見不襲句
字而表裏古人之精神者反謦訾而詞喝之由今之道
而欲求得古作者之本旨則何啻千里予邑陳兩湖先
生弱齡操時義冠江藩復冠南宮而偶不錄一時若石
淙浚川諸宗工覽之驚曰子長復出也當其時先生亦

方推先子長即目無東京焉有唐宋今如集中遊仙顯
政諸傳自時之藻辭者觀之孰有如先生之不詭尺寸
者哉既登第官翰林雅善同郡羅文恭公又與毗陵溫
陵二君者友昕夕論文間及子固先生伏讀嘆曰是獨
能表裏古人之精神為言者也吾今于子固乃益知子
長今夫子長雖未知道然當其遊齊浮湘南窺會稽固
已有攬結宇宙之逸志矣故其述八書等篇意匠自出
咸有本末此豈可與今之工剽獵者言哉于時先生文

為之一變持論造意大畧類子固而祖述未始不之六
經而變化未始不之百氏而以平澹雍容發其剗剗琅
瑋雖不色澤子長實未始不之子長至其神穎絕出博
極羣書搦筆動數千言瀟灑磅礴引物連類不爽毫芒
則又其天稟獨擅雖同聲者不能以不知倣也況其他
乎然先生大旨要在翼道豈亦猶古之佳公子者日御
盛麗滄醲而厭之矣又下與布蔬者均饗此其志意非
苟而世之崛起詞家者方拾所唾棄若欲以腐鼠嚇之

一何其度量相遼遠哉然則語先生於子長固所謂議乎其將而拘拘焉以子固言亦未可謂深中所撰矣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由是推為兩湖先生之文可也先生孝友天至立朝會遭權奸不能安其位既歸益肆力所學蓋其始遊於鄒文莊晚與文恭切琢為多其行誼詳同邑曾中丞誌銘中子太學生某庠生某等世其家學亟輯先生手刪龍津原稿合其詩凡若干卷為全集付諸梓以予辱先生忘年好而

屬之序予喜得先生文示當時俾知先生今昔之所操
趨則可以較然於所從矣乃不辭而序以發之

送鄒汝瞻召還北上序

初汝瞻氏從予遊予視其器遠且恬既登甲以言事謫
戍夜郎過家非獨予勁之即孺兒子莫不詫奇節三年
假歸方間闕無執掌態人服其度屬者蒙恩賜還旋有
召用之命又走予辭而北上予締觀於酬應注措間而
重偉其才益嘆之曰夫古今非才則雖有夷由之節曾

史之行亦無能大濟于世何則以無為將之者也予幸
今日見有子才蓋凡四見汝瞻而四異已而汝瞻論學
則自擬貴大而又在識仁予益喜汝瞻之才之出於識
仁非世之擅剗割揮斤而哆張之者之為才也雖然識
仁不易矣世儒者多不得其故問其所由則推本之曰
吾與人物同得天地之理氣為生是謂同體嗟乎此今
之操翰童子類能言之然而疇見其同體于物哉且夫
孩提至顓蒙而能愛親常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自

勃然生則又豈假反顧而後得哉是孰推孰本抑孰宰而施之是故得其所以宰則不下帶而天地萬物自我矣理氣自我矣而又奚屑屑焉懼其離也而推以合之又懼其混也而推以析之者哉今夫水以合水無弗合也然自溝澮而傾之渤海則猶有此彼焉今也不下帶而無不在我則以其本為至一而自不得以二之不假合故也故知仁則知一矣夫苟知一則非不器也而不以器見非不節也而不以節擅非不才度而不以才度

專是則汝瞻之所以為大者乃實啓于微往汝瞻有同
門篤友曰曾舜徵舜徵久未試故聞予言為習予與舜
徵言微者數矣已而謂舜徵曰使吾心與斯言未一也
則不待聲響消而二之也久矣然則知一又豈易哉汝
瞻今來偕蕭希之去至都中咸朝夕舜徵以予言退相
稽所以為微也則不患不為大亦不患不得孔門求仁
嫡旨且為語都中同志士無用以推測聲響求不然而
自乖吾仁終身不復知一

賀毛母李太孺人六十壽序

方三洲君之與計偕也太保公適管握兵柄勲烈燁燁寵賚日有加天下士頌道功德為公希豔祝無疆者併在君君且習聞先太守世業又躬親盛際視甲第勲烈則猶拾家珍耳乃至中歲三上春官不第即飄然棄繻躬抱書從石蓮先生遊當此時君固以雲霞榮纓紱丘壑崇軒轡時時詠歌作為篇章若不欲有人間塵土氣石蓮先生視天下可與偕隱者莫在君右予時仕官鞅

掌四方則以書訊友人君曷以能脫然若是也友人答曰君家大人白山公天性厭薄貴富君宿席風致而君內子李君實贊成之不然君且不免謝安石掩鼻矣其安能如志予以為家大人素偉丈夫宜然若內子罕哉又幾歲予以書訊君有子否答者則又曰君藉李君貳室有子萬歷間予歸在田歲必至石蓮時君已捐世且久而其友曾中丞公偕予同門文學王君御介毛生請曰自先君之見背也謙方八齡幸吾嫡母李太孺人腹

鞠不啻已出又時訓督語逮先君則涕泗橫下令謙稍
長太孺人適六袞非得足下重之一語則無為不朽計
予曰嘻君誠有子矣予見今世祿家凡子鮮不以豪侈
自放棄至辱逮其先人疇知從學士長者為親規不朽
之業哉矧予覩生之體貌言辭雍雍繭繭可以謂不自
凡矣非誠有李太孺人訓督之殷其烏能然哉李太孺
人始贅其夫以高又訓其子以才若是可以壽矣然則
生欲規報不朽則曷以生出而繩乃祖則立功處而紹

父則立言豈不亦由已不由人哉雖然功與言之先有
實物焉則生所急也不然三洲君所為從石蓮先生門
豈顯在言乎生以是報太孺人則不朽之本也太孺人
家世出谷村右族父南池翁廣西藩叅蓋先有閭教焉
若太孺人可以壽矣

衡廬續稿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三

明 胡直 撰

記

忠義亭記

族之社溪蘄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書抵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子所諳也頃年二公幸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螺山

咸列配信國丞相左右亦子所躋也然二處皆獲名賢
紀載傳遠獨站口故有忠義亭久圯嘉靖丙寅奉督學
徐公檄徙金臺渡口峙構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
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力經始出台州通守姪
濟世而措畫則常州姪獨殷蓋二郡則因丞相逮二公
今子孫則因二公逮丞相咸以忠義故歷今二十年矣
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子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接省
郡邑志與諸載籍及吾家譜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略擅

騎射方丞相輯兵勤王公散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
明日覩公緋衣謁軍門喜甚曰殆天以賚我耶更名曰
夢炎辟為都巡又嘗贊公推蓬一見圖有忠肝義膂之
稱及丞相敗公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難至逕口馬蹶
而卒靜山公諱文靜公弟也丞相嘗過龍泉訪妹壻彭
震龍宿公家靜山得並謁署為提督可山公後提兵過
贛以詩二首寄勉靜山期奮義作奇男子已而元滅宋
天下罄為元矣靜山公猶亢不服元乃起兵將屠泰和

邑何侯曰今不靖者惟治陂胡文靜一家爾邑何與焉
乃集鄉兵入治陂執文靜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靜仍亢
不屈曰吾寧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
悲公昆弟死事呼胡氏為勤王家云第在元時猶多諱
言明興邑侯余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為建昆弟
忠義亭于其地後圯乃移金臺渡口即今所建是也然
靜山公事獨記于楊文貞王文端二老而邑志以向諱
言逸之比者邑唐侯復修邑志某數為語靜山公事侯

固竒之則以當事者庸墨竟格弗入悲夫二公者當時
乃心唯在宋舉數百口糜之不顧其祀不祀誌不誌即
亭不亭又曷足計哉古之忠義夥矣夫唯懷忠與義也
則各有所荷有荷則欲有存弗存則不能不與俱亡故
有荷一城死一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荷天下死天下
者未有荷中華死中華如二公者也丞相宋大臣力荷
而不能存死固宜爾二公故一匹夫而靜山公又當敷
天為元之日乃挈錢鏐棘矜而欲與亢此予雅謂古今

特覲者也。今猶幸俎豆布列各方，子孫麟麟然。詩書纓組，鄉評官箴，咸不詭于先世相與葺亭于既圯之後數百年間，如揭日月，轟震霆，瑰瑋勃列，足以懃答人心，鼓舞世教，風乎天下，功施于無竟，安知異時不如夷齊，獨附驥於孔子哉？為二公子孫者，平時欲效忠義，則莫貴於有荷。有荷則死不死，亦各惟其時爾。且夫二公所爭者，華夷大介人孰不知之？乃不知有是忠與義，即為華不則夷，爾頃甃之間，大有徑庭焉。此又吾黨之所當繹。

思而慎辨也于是先生又飭其子南宮士某從孫太學生某庠生某某等來督記敬書以復

貞壽堂記

予族子肇亨構堂右之舍如堂制而少儉將以奉母蔣孺人為昕夕歡乃手其外從王父二川君其所記孺人節行以諗于族父廬山子曰吾母出嚴莊里故姓祖隱逸公孚佐父竹墟公端文母王氏生吾母未笄而竹墟公逝吾母日夜侍外王母同事女紅于時外大王母即

吾義和胡孺人公三從姑也以吾母幼失怙而性莊飭
絕愛之俾獲聞古烈女之訓長擇配得吾父諱冠羣及
歸事二姑孝敬歲時惟謹而奉夫子甚順已而新寡哀
毀幾絕惟奉姑鞠子復甦踰大祥長者謂其盛年諷令
他志母仰天泣曰二姑乳哺孰與奉養以代有終孤子
呱呱孰與植翊以永厥祀未亡人所以朝夕拊膺泣血
者懼天不弔耳豈暇有異心哉且夫垢面從人吾恥之
久矣苟欲奪吾志吾有死爾勸者乃止自是不夜哭不

見至戚敕肇亨務篤孝友力儉勤弗為訾竄曰汝必從
名師學縱無成宜有觀法為世家子無忝先人吾願遂
矣當時以先太母世寡總蒙凌噬于人不幸吾父繼
逝而凌噬者益獍辟諸未造之室風雨又漂搖之吾母
不得已發憤求理中間勤勞憂瘁萬狀至有今日幾五
十餘年今七十餘矣肇亨嘗耳熟吾母及吾舅氏言今
外從王父記者又如此肇亨無能養構斯居侍左右歲
時伏臘聊相為歡耳敢徼叔父錫名斯堂垂一言為不

朽廬山子曰古今閨闈抱節槩者不鮮矣然當急難慷慨著有奇跡者類傳于世而平居積累忍千百死守義不移者卒闇沕而無聞不知平居急難勢異而堅貞一爾非可以軒輊視也今蔣孺人予族嫂予諳之舊矣假令孺人當內外諷勸之殷覲覲者凌噬之悍一旦心如石又如席焉則寧有今日垂老而永終令譽者哉予獨喜孺人貞而壽安知異時不聞賢有司不表見朝著顯有褒嘉下子之宅里耶子且拱而俟矣予請以貞壽揭

名斯堂遂記之以為後券嗟乎貞之時義豈易言哉子
且知古願貞之道乎盍思請事以報罔極庸不覲于予
言

敦典堂記

漆田周氏綰轂予義和蓋在邑北之信實鄉幅員數里
間惟二姓世婚媾若古之陳雷然而先太安人實周出
往歲予解四川督學歸嘗為諸鄉邑士講業集者日繁
周氏時一館穀仁社之創也其助金為獨腴會次有安

成劉獅泉先生者故宿儒也與周亦婚媾家適覩周氏
長行導迪其子弟斷斷顒顒然而子弟佐長者視賓具
瞿瞿抑抑然顧瞻其祠屋有時思之堂問所為祀濟濟
漆漆然相與嘆曰是不覩世家禮義哉又若干年為隆
慶庚午周氏以齒衆堂隘聚族長幼謀拓而大之鼎建
中堂凡若干楹標曰惇典仍以時思堂為後寢其長行
某某等則予外王父行也次某某舅行又次某某等昆
弟行相率屬予記之予考周氏出三國公瑾之後公瑾

傳都鄉侯胤胤以罪免徙廬陵烏東又五世自烏東徙
泰和之南岡庫下其後傳矩為西臺御史傳翰為平章
學士而泰和之周浸盛南岡四世為廷美字評高始徙
今漆田凡三傳禮瑞潭州路司理禮端萬安縣糾曹又
二傳慶章官為郎迄于今著仕版者不絕而漆田之周
浸昌漆田十一世孫良舜有子二彥明彥仲彥仲他徙
彥明獨守漆田今堂則創自漆田一派視昔規模又奕
奕乎撫撫乎稱其族之衆矣堂既成周之長行則有申

禁曰繼是而祭必與志物必以盡不者罰于斯繼是吉
嘉禮必以告有登于朝者必以告歲時必以告不者罰
于斯繼是而毋以貴陵賤衆暴寡強侵弱不者罰于斯
敢有不逞其如惇典何且夫五典我惇虞書記之周氏
之尚論于虞書者寧不明且備哉余行天下多矣燕代
不假言即鄒魯亦未有尊祖睦親加吾鄉邑者然吾鄉
邑非右族蕃碩則力不贍非夙嫻于禮義則亦不可與
有明也而周氏厓厓矣記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余

于是卜周氏之穀祿彌遠無疆而裨益仁社之流風長也故詳為記云

衡廬續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四

明 胡直 撰

書

復沈蛟門侍講書

夫士戒無因而前者此為末世游士語豈足準哉古者
友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古之人未嘗藉介紹論因由者
何哉以其因在我故也因在我者道術是也而人與已

古與今不異觀矣某未足語此乃何幸有門下某嘗妄
謂後世士以事功見者至難邁而君子猶不許其知道
若夫睨睨焉以文辭見而已者其遠道又何假辯雖然
道固何嫌于事功文辭哉辟之水焉事功者道之流濟
也而文辭其流濟之著于方跡者也故謂道必有事功
文辭則可謂專求事功文辭而視道術若拊拇無所用
之則雖欲為流濟而水非其水矣水非其水者非謂無
水也謂斷港污瀆是也此斷港污瀆者久矣自埒於江

與河然而不可欺于易牙竟陵子之口矣又况柄文詞者內史而外經聖馬遷而傭孔孟乃至翦裁模畫不敢離黍米其極則盜哭為悲借笑為歡不自知所從來于是有能求六經孔孟之為文則曰此文之別種有能發其精意微言以揭示人人則世益起而彈射之甚哉世之好似而不好真何其紛紛也故僕雅曰不憂文而憂世不憂世而憂道謂憂夫水非其水者之為弊深也往遊四方得門下文讀之再四矯然嘆曰是何其言不從

人之哭笑以為哭笑者也蓋必有見于水源者矣是必
為江河既歸懷此無與語間者以語蕭夷陵不謂聞于
門下輒先以瑤緘纁幣遠賁及于山椒之間夫以禁近
臣不鄙草莽此固門下餘事若乃自忘白雪之高致而
欲定同聲于下俚之音又何其舍己者過而從人者輕
也某以是屏息知門下且將為巨海又亡論江河雖然
某固慚非據矣抑何為門下報夫今世士好言馬遷乃
不知馬遷雖未達孔孟門庭猶欲以史記繼春秋當其

發跡龍門遊齊魯至浮沅湘其志力已凌出庸衆故抒
為文辭制作亦豈肯從人翦裁模畫盜哭笑以為哭笑
哉然馬遷終不得為江河以未嘗從事道術而得其源
也馬遷且爾而況以翦裁模畫希馬遷者乎假令馬遷
嘗從事道術而得其源則當凌出漢臣為禹稷伊衡其
又孰禦歐陽氏曰修于身施于事不見于言可也假令
果修于身見于事如禹稷伊衡三公則雖百馬遷何足
道哉昔者嘗觀禹稷伊衡三公至于粒我烝民格于皇

天其流濟至博也乃又不知其啓于思而已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伊衡思天下一夫不獲若己推而溝之當其仰而思則將欲為馬遷迄不暇矣又況以剪裁模畫希馬遷者乎是則思固所謂水源者也締讀來教有曰操約而欲奢不可以幾約意懼鄙人者之以約自限也鄙人者何足以知約彼三公者操一思至賴于萬世則約之未始非博也某誠懼天下不同三公者之思思同矣而奚奢不奢通方不通方之患瞻今天下若門下固

睿于三公之思者也夫是以不從人為哭笑夫是以忘其高致而逮下俚其蓄遠矣且夫禹稷伊衡固亦門下職業存焉者也故曰門下當為巨海某也沈病柴而立人間矣久跼山隩即家問樊之不通頃因家弟貢生敬赴南宮念無以為知己者報聊布一二

二

昔子美著詩有許身稷契之語或謂子美詎逮此已而讀其贈吳郎詩至憫惻撲棗窮嫠則卹卹焉以恐懼須

親為囑然後知子美誠有稷契之一斑者也偉哉三代
以下文士籠挫古今非不鉅麗乃有子美之心希矣雖
然子美有其心無其學故其自獻止欲企及相如枚臯
而與曩自許者若兩人不相為不可惜哉夫稷契奚學
也大哉帝堯克明峻德稷契之學豈異焉記曰大人耐
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此非峻大其德
之謂乎故誠有峻大其德之學則疇非峻大而非其學
也即一斑之明滅終無以為矣頃家弟貢士胡敬赴銓

率爾通左右書固知門下有其心又有其才乃因是僭以學叩也抑見林莽間忻忻快授契復覲良為斯世預慶家弟兩書感誦睠引不遺下士類此茲擬蕭希之赴計敬附布謝伏冀珍護以幸斯世

與郭相奎

衡齊之作專為斯學蓋自癸酉乞養歸不期丁丑以後哀疾相仍遂抱沈疴既謝世塗又不能出遊四方就正有道且不能似前為鄉中及四方士講磨故不得已著

此書大意因前哲雖發明此學尚似有懷忌含諱不敢
直前盡發乃不知不直則道不見以致談者狐疑指摘
莫決從違而同志中好立門戶與務奇爭異者亦自矛
盾斯學何由明人心何由定古人一道同風固若是乎
僕不忖漫為八字打開一口說破直將此學盡頭究竟
不敢仍為先儒顧惜門面如昔人狐媚以取天下者之
倫蓋亦實見此理非由外鑠由本達末先貴知本夫崇
本非遺末也乃正所謂本末一致也大要明中徵孔二

篇則宗旨工夫證據不杜撰明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又不得已而文之非欲為文以表見也其間頗有苦心有聖者作或有取焉知我罪我曷恤哉吾子必諒於此矣復布以見頽頽

答郭相奎

承遣使解到拙稿刻板凡若干片費足下工力鉅矣鉅矣及得印發者適羅近溪在座共閱佳序辭旨法度高古爛郁令人不敢正視已而細誦知以禹與元公言則

益令人慚慊無地不穀初學文亦止欲與時好爭鴈鶩
行其後涉道之藩乃浸知學問發明亦不越是而古人
文斷斷必出于道始為正法眼藏漫欲融漢宋為一治
通古今為一轍以為斯道傳神然力終不逮雖然亦取
其畧窺古人緒餘少澤於道而已矣詎敢以禹與元公
言哉來旨母亦誘而至之不穀於文而已矣其道敢不
勉夫所謂繇無欲達無意必極於無聲臭此非遠不可
即也願賢者共加力焉不穀灰心世途足下所悉繆荷

當宁再錄畎畝自顧朽劣欲復從事簿書期會間勢非便也以是不果閩行辰下欲赴界上繳憑遂為從姑之遊期來月中而發少旋必得榮轉佳報計必便省可以握袂傾倒也使行迫甚力布不罄所懷

衡廬續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五

明 胡直 撰

頌

文翁頌贈楊春宇郡公

有序

國家建置郡邑自守令下若戎稅盜三務咸有專曹而
庠校士獨無典者此其故何哉已而讀文王之詩曰肆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然後知古

者作人養士之大固諸侯大夫與邑宰者專職也而他曹奚能與之然則國制所由來不眇矣夫士者國之楨而世之表也假令郡大夫邑令君奮迅才猷能致虎旅如林金穀積山丘潢池無弄戈之徒亦可謂効所效矣乃獨忽視養士猥抑遠而挫巖之士緣是不自貴重其身罔以究道業之所存億億然冠進衣逢嗜飲食為賤儒則上下一何賴哉故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非士貴賤之也乃上之貴賤之也夫使士至自賤而上下一無

賴則雖効所效亦寧能為報國上考乎漢之初惟吳公
獨重士賈生由以著相繼文翁甚盛然文翁事在後世
雖有之而未嘗數數覩也賈生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嗟嗟豈不諒哉蜀南
春宇楊公守吉凡三霜循政弘猷殊操休績吉人飲之
上下誦之語具他紀載中已不可殫述乃不知公所為
惟作人養士其大者焉公固文翁治鄉之奇產也公始
臨覩吉士風憮然嘆曰吉士故有聲稱于世今稍陵夷

靡矣作而新之其惟在父母師帥乎昔文翁時尚未創學乃多飭學子齎刀布蜀物詣京師遺博士獲受業方今天下郡邑庠校咸列樹博士為之師導茲惟風勵博士使知自貴重則弟子員莫不知貴重矣故公獨優禮諸博士平時進見命坐訊問學事重護諸士時蒸其髦者與之稽業講課亶亶循循不啻家子姓吉之師弟子語公必曰是大父母即大師帥迄無間言今年春公以猷望遷補江省憲使監巡湖西仍駐節于吉郡郡邑諸

博士君以書抵胡子曰公今之文翁也吾黨慚無報稱
冀得子一言庶以藉手予既以病謝而固不予捨予乃
拙素追文翁而為之頌頌不以公而以文翁者從諸博
士君所稱欲令見公為今之文翁也其辭曰

奕奕文王爰肇物軌燁其德音譽髦斯士士多濟濟惟
周之楨惟王以寧居者興讓訟者質成故孔子觀學而
知王道之易易原伯非學閔子以下周之失義秦彌不
道斬絕王跡仇學殲儒顛乃社稷偉哉文翁挺出炎漢

乘轡西維教化爛煥既親誨勵復隨計吏乃布蜀物遺
都人士士獲受業經明行飭是用察舉署之右職興校
樹官以地之才廣招下縣士莫不來蔽芾槐市祁祁踰
踰受事傳令蔚為龍光蜀民榮之忻懼鼓舞墨卿儒彥
泚泚楚楚而蹠跡齊魯貢于帝廷表于四方帝曰休哉
洵二千石之良爰詔天下建學斯始維文先生之令模
王道續啓於乎千禩誰哉踵繩有蜀奇產關西瑤裔

玉瑞頌有序

蓋聞古語王者慈仁則芝草生又曰王者德至草木則
芝生然多詫金玄五色而鮮逮玉瑞及覩神農草木經
有曰白芝生華山又曰白者如截肪而抱朴子亦曰白
苻芝高四五寸似梅然則玉瑞豈易邁哉屬者守軒陳
公持斧來按江藩以讞獄清聞格穹玉瑞產于蘭臺公
遜不居曰此皇仁所格敢不敬承遂自記其堂曰承仁
于是同臺有予鄉賀公示予題曰承仁玉瑞為之頌曰
懿昔聖皇上德孔撫四靈競臻朱草斯舞猶有奇卉不

根而吐太清為垣太寧為圃玉燭分華卿雲是母暄暄
瑩瑩禎符自古遐哉天葩季世希覩偉茲端公手承天
斧鐵冠神羊直指南楚八章時飛六察鏡睹英稜勁風
翰轟天鼓蒸蒸百寮疇敢苦窳迺江之國魚龍安堵天
吳徙窟虺蜮禡所迺至岸獄亭疑當暑雷風勃興怵庶
中憮曰惟皇仁太上同普一夫不獲疇為罪咎乃偕庶
司夙夜靡盬淑問如臯祥刑必呂罔以腥穢而干天忤
豈曰玉瑞產茲蘭府維天鑒斯宛若攜取氷姿綽約瓊

華容與匪木威喜匪狀龍虎皎然人豎懸柱離礎匪柱
史之仁醇和孰鼓公拜稽首碩膚不處曰惟皇仁員于
輻輔泰階坐平蒸黎遐撫天地既忻休徵彌寓嘉穀元
稷甘露靈雨繼生白符以彰衆甫慶蹠黃軒房陋漢武
何以承斯敬共心膺何以踐斯俾民無庾猗與一時明
良並翥繁祉戢穀上格皇祖草莽作頌無然揚詡曰惟
天子萬年其宇曰惟斯臣袞職永補

贊

仁社三逸圖讚有序

予以嘉靖丁卯蜀歸而鄉縉紳青衿耆舊英髦敦為學會動至數百迄無憩所又創社祭鄉約議得隙壤樹屋可以畜衆相率卜勝咸曰覺山寺之右宜是山之岡有喬松數百十株可蔭前橫槎灘江水江外娒姥對峙東列玉華西有虹岡羣峰造天列若圖畫孰勝茲壤隆慶己巳予起畎畝至癸酉冬復以乞養返于舊社友人康宗望暨諸耆宿復申前議至萬厯丁丑遽起崇構危堂

與室傑閣嶢嶢邑侯唐君題曰求仁書社為記其事而予方侍慈膝相尋哀疾幾化去者數矣萬曆辛巳始得擔簦為久寓計閱歷夏秋竒玩日腴于時宗望偕樂君以能相與聯集洞啓重門則山色水光若浮几案松濤颯颯時挾水聲間答禽語若通宮商晨夕登閣平疇曠衍遠山翠峩紆青繚黃翔雲飛靄晴雨殊態江中四時商帆漁艇葭洲柳渚日與白鷗數百共盪波心月擁波光與閣下上予與二君憑欄嘯歌二三子和之互發交

曾洋洋灑灑予誠不知其身已都于太虛而人間何世也次年壬午予乃令工圖其髣髴置予三人者其間因稱仁社三逸圖蓋予方欲老此以為偶去此則圖與俱是山川一日不我違康君抱用世才屢蹶即早棄繻著隱士服以去年八月際六袞樂君少從獅泉劉公學性喜治花果自食一圃中年遽謝跡庠序亦以是年某月際七袞而予年六十六適介其中予將假是壽二君令三圖分藏三人者家是二君亦一日不我違且將俾三

人者之子若孫又以惇世講無既焉贊曰

蜿蜿覺山其下維几千松近蔭三華遙倚槎江自西映
帶前駛坐挹平疇橫亘百里奕奕斌姥如賓斯峙玉華
虹岡左右如掎突矣崇構在山之趾曰惟求仁翩翩學
子勝日良辰冠裳萃止蔚蔚吾鄉鄭鄉難擬維二三君
寔倡寔始祈祈衆宗佐貲盈筮沈沈室堂既靚既偉予
獲息焉講習燕喜時哉二逸儷然來戾樂君疇希善信
是勵早謝世途仲蔚齊美康君談詩匡生娓娓夙斂才

情退遜于世遊好說說切琢疊疊載歌載笑觴間行只
山水同休風月並旨予衰抱疴世味如洗晚得二君意
益有啓並予為三如鼎如錡古有六逸匪予攸擬猶祈
二君眉壽多祉予從下上如魚泳水優哉游哉以樂餘
齒

梅村陳公像贊

有引

陳氏自五代入泰和稱仕族少雙元至正間有梅村
先生者蓋吾宗子壻也先生仕為元總管推官世系

出處大節概見於前承旨廣平程公所為序及劉槎
翁先生狀中今先生裔孫世紹締予好而予進士秉
浩則又與予子順為婚媾嘗奉先生遺像請言於予
予乃拜手而為之贊贊曰

西昌有陳大丘延兮五季拓基金陵遷兮都幹瓌哲長
發賢兮公降至正幼清廉兮辟教瑞金行發端兮庾梅
而廣四坐羣兮卻金夜暮反庠田兮瘴風蠻雨桃李翮
兮帥府借掾司獄虔兮囚解石械民弗冤兮老乃宰瑞

循政繼兮民始弗紹終弗諼兮
顛路總管朝優恬兮既
賦歸來餘廿年兮武華之間時發篇兮
梅花百咏馥遺
編兮待制楊公伯仲仙兮伉儷偕老儀不愆兮
穀祿纓
綏世嬋媽兮鄒魯厥心冠則元兮玉姿鶴鬢儼具瞻兮
我家奕葉締姻緣兮登堂拜讚生氣旋兮於萬斯年清
德綿兮

跋

跋永寶圖卷後

世之好古圖籍者平時得瞻一賢人肖貌而閱其事行已足慰景行思矣矧多賢不亦難哉又矧曰並出一姓豈不尤難歟吾胡氏遠遯虞舜舜古今大聖莫與埒而顏氏輒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顏氏豈不以形遠而性近宗殊而道各在我者耶今卷內自安定而下若文定忠簡汝明凡四五公咸肖其形貌又錄其勅命傳贊誌銘以表著其事行予不知圖者果以同出一脈而作耶抑以同姓賢者必圖錄一方為來裔者則耶

雖然此四五公者其性與行既一致即使人異姓事異家者瞻肖貌而閱行實鮮不欲步趨其遺武勃勃興九原可作之懷而況其同姓從事者耶脈之一不一無論矣是卷藏予宗弟常州別駕某屬予題識其後予以為吾宗來裔能不慚此四五公即舜可企矣予將觀於斯圖之後吾宗子弟孰可續者無若予老洫無足傳也

衡廬續稿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六

明 胡直 撰

行狀

大理卿宋華陽先生行狀

萬厯丁丑華陽宋公解南京大理卿歸明年九月則期
其友王公時槐偕予晤言于金牛寺公既稍自述撫南
畿事狀卒逮于學蓋千餘言氣沛如也尋余踵公舟訪

于南村里第遽報寢疾時延予榻次譚叙偶及死生之際慨然曰夫人死則死矣豈當作兒女子憐耶予壯其言然不謂公為永訣辭也別數日忽聞公以十月朔日捐世臨終問其友程君某曰日已午否或問家事不答惟以不盡報國暨所學未竟為憾而獨得訣別予為慰治命屬予狀其行事次年其長子瑜次珮偕予邑張生來致公之遺命手其姪琯所叙世系年編投予讀之未嘗不哽咽涕橫也曰嗟乎予曷忍無言于公哉按公諱

儀望字望之初號陽山更號華陽山人上世出丹陽太守哲至幾世遷吉水洪洞宋嘉裕間徙永豐之滁溪為望族高祖某起鹽賈曾祖某應詔出粟濟邊事聞賜羊酒綵幣鄉里榮之祖某七品散官父某號坦菴翁以公貴初贈吳縣令繼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初娶嚴氏繼鍾氏公則鍾夫人第四子也始鍾夫人夢黃衣人以幅錦盛明珠來獻光焰奪人目因受而含之不覺咽下遂有孕及生公果光爛一室家人駭異太夫人心知其為祥

也先是坦菴翁以貴雄里中後遭流寇家日落公九齡
乃得從塾師學句讀逾年能遍誦塾舍書塾師遜避年
十七更從蕭經魁蚪山君學時已奮迅業舉而旁覽秦
漢諸家文尤好杜詩一日讀史至秦檜殺岳忠武事悵
然太息坦菴翁訊之答曰假令兒在側則當為忠武飲
血擊檜翁喜謂太夫人曰吾兒異時當能忠諫為耳目
臣又一日讀史涕下翁又訊之答曰兒讀裴晉公表云
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甚哉義氣之能感

人故泣也翁復語太夫人曰吾兒異時當能宣力為股肱臣已而愀然曰惜吾不及見矣是年督學范公首錄補邑博士弟子員明年從其從兄滁江君某業文遂聞正學即欣欣有嚮往意矣于時邑西有郭翁者嘗為女擇對諸富人求罵不與一見公遂奇許之又三年公已試冠等廩于庠夫人始來歸未幾坦菴翁寢疾公若不欲生翁諭曰吾有若不死矣既捐館公盡出奩物治襚具腆踰有力家親者為之嘆服哀毀至終喪如一日庚

子服闋赴省試未第歸遇寇同行友沈死公為假貸成
襖又二年始購得吉壤奉坦菴翁葬焉癸卯復下第公
獨嘆曰吾無以酬吾母已而曰吾奚可鬱鬱泥一舉為
孝乎乃結諸同志往來青原白鷺嚴事邑之聶貞襄公
又師安成鄒文莊泰和歐文莊二公而觀磨于羅文恭
公力究致良知之學四君子稔公穎悟卓朗咸大器重
丙午赴省試既捷或用為悅公獨愴曰惜吾父未逮覩
歸拜太夫人涕滂沱下太夫人亦泣不止觀者異之次

年第進士觀政都察院遂迎太夫人養于京座主為翰林大洲趙公亟為延譽榜中推公與南昌胡子文太倉王元美齊名時公年三十三矣戊申得選蘇之吳縣乃偕太夫人如吳吳為蘇首邑賦甲東南民黠難理公悉以治家者治之首稽民隱病在勢家免差而細民苦役又莫甚運頭乃追古公田之義置役田以取給民獲蘇又置義塚易火葬節靡剔蠹咸為畫一創建文學書院祀子游羣邑雋月試之發其素所受于師者破崖岸為

之講習一時名士爭出其門如今相申公侍郎王公劉公其最著也時北敵逼京城部議專官徵吳稅之積逋者吏乘風恐劫民幾竄公方告郡守急出榜安民民始定辛亥部考循良第一士民為樹生祠壬子召入為河南道御史會大將仇鸞擁重兵居外既誘敵劫城下又挾敵要君陵壓在位人心震懼羣臣無敢言者公獨上言發鸞奸歷抵其罪疏雖留中而公之直氣已藹然壯中外矣亡何鸞暴病死而通敵事發詔剖棺梟示謝天

下始皆嘆頌公之先見公又陳時務十二策議守三關
開通桑乾河以便運餉扶疎萬餘言皆能稽事實破膠
見鑿鑿可措之行癸丑出按河東鹽政公為祛夙蠹通
商賈禁藩室移貸之弊題請稽覈羣工賢否風裁凜凜
如也時有武臣史某者坐強娶與私鹽事覈與其邑大
臣有連大臣為關說公必致諸法大臣銜公不置異時
公被再謫則肇茲矣公以西北士雖知業舉然于正學
未有聞乃建河東書院集名士廩之日課其藝因以論

學又為刻陽明先生文粹以示嚮往自是西方學者益知遡河汾宗旨矣事竣公思太夫人以病乞歸築象城山房迎養自為之記丙辰病痊赴部掌河南道并七道印綬與觀察事當此時廢臣陰持魁柄天下財輦入私門奮欲言草成為相知者燬之邑邑不自得已而獨疏論邊事六弊二難末及東南總督胡宗憲淫侈誤國請賜督責罷閩撫阮鶚之貪婪而二臣者皆廢臣心膂人也廢臣大不懌亡何肅皇帝詔監修復三殿及午門璫

臣議工直日一錢公不可又欲盡易門石公請易所損者有富商囊五十金賄廕臣求與工事歐陽工部尚書聽其請公又執不可于是廕臣與尚書交銜公工竣序遷歐陽轉冢宰公轉大理寺寺丞時遷轉者例有餽謝公又不餽廕臣恨益次骨明年己未太夫人春秋愈高公乞假終養既歸侍太夫人不離左右辛酉太夫人卒公方守制會風霾言官請考察應變廕臣與歐陽計黜公以塞責總憲周簡肅公正色詘其議得免然竟署浮

躁落職乙丑起復補夷陵州知州未任轉霸州僉事霸
當孔道多響馬大盜白晝肝腦人公戒嚴捕治賊為屏
息先是西寧侯舟次霸寇猝至侯倉皇避入水死公至
始擒寇窮其窟宅題請豁洪武間養馬逋稅民益感悅
丙寅轉大名兵備邊報日警公曰防秋莫先積貯方臨
六越月積鍰金至八千足備餉適河東大臣銜公者掌
銓駕言倭寇浸盛移公福建監軍副使將以危公公辰
聞報已即啓行以素無便文自營故能疾也至則飭武

練兵嚴樹海防先事預備比倭至乃得與總兵戚君戮
力挫倭破之八閩賴以大安戊辰大臣挾前意必欲罷
公文選劉郎中某備言公才賢狀且云今日必罷宋寺
丞寧罷劉某某與宋生平無識面然知其才賢某不為
言則如公論何大臣不得已竟署降調公棄監軍遊武
夷賦詩見志有武夷漫稿已而歸理南村新第為終焉
計期會同志寓講青原白鷺殆無虛歲至辛未公年五
十八矣而部臺薦剡凡十八疏乃起補公四川僉事未

任轉福建提學副使先是提學例有條教然多靡文公獨慨曰卧碑教士迪正道崇正學今詎越此乎乃條引而敷宣之暇則為諸生發明大學致知入門正脈仍刻陽明文粹鄒歐兩文莊文選遍示諸生而興者丕變矣已未郭夫人訃至既哭嘆曰吾亦老且休矣遂舍紱而歸俄轉福建叅政不得已復赴閩以齋賀萬壽表行報陞大僕寺卿尋轉大理寺少卿是歲復當天下羣工入覲公率諸縉紳偕諸覲臣講學靈濟宮疊疊多所發明

時廷議王陽明先生從祀事議者拘牽舊文不能究竟其學至為聚訟公曰是未可以口舌爭也乃著為或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意思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于物牯心于外孔門大學一書首言明明德明德者即吾道心之靈覺不昧者而知識其末焉故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後儒誤訓致知為推極其知識殊失大學知本之旨陽明則指示之曰是致知者乃致吾之良知而非以知識先也以是見陽明實本堯舜孔門正旨

從祀允當一時聞者醒醒然卒未行甲戌廷推應天巡撫公習知江南民苦賦役既蒞任首政均賦雖格異議然豪家欽戢不敢專持全免以肥已瘠人賦稅得以通徵細民若獲所天江洋寇熾乃理兵儲緝海船修戎器更置將吏簡練行伍沿江編立保甲蕪湖盜劫庫竟捕滅之復築城禦後又銅陵望江青浦咸為城之春汎輒先事戒嚴已而果有倭船連艘擄掠公授畧三遣兵剿截殲之洋外其擒斬俘獲級口器仗不可勝計語具三

捷疏中由是倭寇不得流突而內地以安當宁大悅詔陞公副都賜賚金帛有加鎮江各府水災民資蕩析公題請蠲租發廩賑濟若拯溺咸見疏中礦徒嘯聚出沒不可蹤公為設防禁伏迄不敢肆撫署寓蘇公至酌列郡道里均處改建于句曲會詔雪靖難死事諸臣公為建表忠祠于金陵宋忠臣楊公邦義吉水人也舊祠墓在江寧其後祠存遺址而墓堙久矣公為訪民間得其墓表章之又復其祠其篤意忠義類此丙子冬陞南京

大理寺正卿辭不允先是為鹽徒事與御史奏異同科臣叅劾公既辨明有詔轉北大理寺卿上疏乞罷溫旨不許公曰主上恩意渥矣然吾義不辱遂堅不出初吳有伊郎中者故病風常持刺候謁聞者懼其失言弗為通公竟未知也伊乃銜公騰謗而他不樂督公賦者和之當塗浸聞不平公反懼傷伊貽書解之聞者益服公之雅量然終不免論者之口自伊始也公歸杜門南村都中自元輔以下屢書督行皆未答曰身隱矣焉用文

之先是公念豐邑歷科七未有薦者或請易學宮公居
南大理時即捐金百以助修改既歸則專力改建而觀
其成公孝友出天性方年十六時坦翁搆味琴樓成輒
搦筆題其壁曰睦內睦外之志矢死不朽翁笑曰子異
時其衣德吾門乎公事父母養生送死事諸兄推產讓
居亡論已自坦翁以上至高王父葬不吉者公必為卜
吉兆厚棺斂而改厝焉諸兄有不吉者改厝如其祖父
從子有不能婚嫁者公為擇婚嫁資必腆其諸從以逮

族之疎遠資雖有差然無不食公之德者如其從子姑
之子孫太夫人之子孫內家之子孫與其密友之子孫
資雖有差然無不食公之德者如其諸從鄉鄰有慕義
者力詩書者掖之寒餓者周之喪者助之急難告者左
右之四方士挾一藝者苟可用情無不厭其意通邑有
利病苟可言無不盡言而視鄉鄰與通邑四方如其家
族蓋公夙見良知之體通乎天地萬物而偉度足以勝
之長才足以達之敏識足以鏡之勁節足以樹之乃至

治劇應猝荷艱力重當其遊刃曾不動色而恢恢有餘地矣彼世之沾沾煦煦焦焦覲覲銖稱寸量自以為得者非其儔也故其際于得失利害崇下一不足以滓胸臆而易眉宇予與公鄉國悅慕篤矣而綰結則在京都當時海內凡四五君子者咸以講學論文莫逆然咸推穀公浸以公之廓落好善固今文武濟時偉丈夫也蓋在相國亦云公嘗貽示與相國往復書牘彼已皆報主大義讀之可見一時之相與者非苟而已也然而予且

快公之歸將與公邁軸林端淬礪末路究斯學之大歸
石蓮雪浪之區青原白鷺之刹俟公舊矣孰謂天不弔
憫乃一疾而奄忽其逝豈誠吾黨寡倖末世薄祐俾瑣
瑣者延而獨殲此哲人也哉文章之弊久矣名賢反古
濟濟麟麟然獨師匠史漢而刻意剡心雕鏤模擬其極
至盜哭為悲借笑為歡而非其中心之誠然公每嘆其
為中古影子曾未探六經之緒而窺道法之所由來惟
公咏歌必本性情論議揆自道法絕不屑屑于雕鏤模

擬而雄渾與質厚並至倬鑠與縝密交見若無意繩削而自中其度其友曾中丞于野評公文出天才非人力易致豈不信哉公家食時喜邑之陽山遂著陽山賦題其詩曰陽山詩稿後在南畿愛句曲華陽之勝既以更號乃裒其詩文若干卷奏議若干卷總題曰華陽館稿姑蘇兩王公叙之皆極推高擬古作者是豈今之謏謏然縛步秦漢而違已失真者之可言哉予嘗括而論之九萬之翼非鸞斯所望重溟之淵非溝澮所擬此公之

高大不可以小局小知追也銅爵騰都越國而以之捕鼠則詘龍淵斷蛟刺犀而以之羞臙則左此公之高大所以不得于小局小知者也嗚呼公無憾矣公娶郭夫人難子乃以仲兄次子瑜後之瑜初娶藤田甯氏繼東湖劉某女劉號澄湖即公所作澄湖記者是也副室艾源艾氏高郵州郭氏又許氏李氏艾生子二珦娶聶祠部女玘娶永新劉知事女女一適廬陵習修撰季子某郭生子珽聘廬陵賀春元某女許李子俱殤孫一某珦

出聘湯春元某女女孫一瑜出嫁為郭奉常家孫某之
配公生正德甲戌年月日終萬厯戊寅十月朔日得年
才六十有五公適寢疾而予猶幸造而執別也予曷忍
無言瑜珮等卜葬公于某山某原將以某年月日襄事
又以使來督為言乃為次第公之巨節顯行著之篇其
細且隱者未逮也以為世之元夫碩哲必有與公應者
是故挈其大而細可推發其顯而隱可覘而予亦無竢
更僕數也謹狀

衡廬續稿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七

明胡直撰

祭文

祭尹洞山先生文

唯郡有文盛啓六一雖涉道藩而靡入室唯國有文弘
正稱蹕雖極剗剗而道彌濶業業夫子挺生昌朝玄聰
天牖姱姿神雕捉髮戲翰坐絕羣髦弱冠遨藝睥睨賈

晃入對彤廷治安萬言世皇親嘉褒詔以傳既遴清切
駿發文園總轡司馬揚班後先囊括百家涵浸萬彙杼
軸堂構弘言與義譬諸江河迤延遐裔浴乾盪坤孕怪
育異朱燉綠烟陽冰陰火籠挫筆端物無不可又若廟
堂朱甍青瑣言言獨聳翼翼無頗夫子之文雄瓌若茲
魯多君子交益以滋昌其氣矣以道為師振其奇矣惟
正是基匪直也文秉心淵碩志存孔姬忠希亮弼大政
抗議回衰辟易聰者咸縮媚者彌力凡三典文藻識孰

並權臣重臣策目殊勁為國樹人樹必以正兩教成均
髦趨如競心期一身風勵無前辭婚宰家謝玄帝壇傳
奉而卿意所弗然貞孤不援遂貳南銓矯矯銓臣奕奕
舊京手握衡鏡課必幽明尋登宗伯實遠帝庭帝念不
置疇為同升遽意卷懷年始六袞飛章繾綣爰脫羈馭
縱心圖史畢志泉石再起東山匪意攸懌世方矚目社
稷休虞補天浴日實競延竚昊天不弔脩焉傾祖國殄
老成士喪型模夫子文采世莫不知翳其勲伐匡救潛

施如彼泰岱固見波靡七十泉啓潤澤四馳其初拓落
如石碌碌公獨不爾題為良玉一代一生知己則獨矧
托婚媾再世情篤悲豈一端重悼者世不朽維文象賢
維嗣嗣焉騎箕靈爽如熾陟降下上倘臨斯解

祭大理卿宋陽山文

夫九萬之穹鸞斯不能翔其顛重溟之浩鯨魚不能竟
其極此言器大者不可以小局追也銅爵一朝騰都越
國而以之捕鼠則遜于山狸龍淵一出斷蛟剗犀而以

之羞懼則謝乎佩刀此言受大者不可以小知督也悲
哉若吾友陽山宋公其可以末世之小局小知班乎其
又可令斯世遽奪斯人乎惟吉盛時賢萃道茂蔚有我
公挺生其後神穎出于天陶貞槩植乎性就承親則壽
母樂志友悌則讓逮羣幼弱齡騫翮僉屬冠英壯成甲
第歸為老成製錦吳甸惠訓獨殷役田之設其濟也宏
尋登蘭臺奮身許國出案牘政罄洗黷墨方斯時也廢
臣詭持邦衡願指中外外鎮淫劉以逞寇攘益以榛塞

公惟峻節喬立儼若松柏拊擊雄奸摧抑巨慝時雖以直聲動天下而媚者已恨恨乎次骨已而左斥遐服迄無愠色天下稍清既壓復起握憲畿甸柄學閩臬允文允武為世程則晚撫南畿憤欲為斯民剔積蠹樹長利身甘是壑而猥為方域異議者之所格然而濺澤浸于江介奇猷著于海壖瘼切民隱而不遺軍國公之勛勩已烈矣尋掌棘寺遽告休止方欲邁軸林端究斯學之大歸詎謂天不弔憫一疾而歿其奄忽悲哉某昔與公

鄉國悅慕京都綰結一語投膠百好調瑟嘗覩公之使
才應猝馭繁荷大力重曾無變色誠所謂履屐間各得
其任雅意同黨中文武勲名公偕譚大司馬實維其特
未嘗不快濟艱之在吾徒而棟時之假俊傑顧乃未竟
其庸而遄嗇其年是孰為通也抑孰為之塞文章之弊
久矣濟濟時賢競曰反古然獨聖秦漢而凡六經公每
嘆其取裁者皆中古之影子而未嘗一探作者精意之
所宅惟公論議揆自道法而詠歌必本性情搦筆成篇

不假竄易而炳朗弘碩自中節會雖宿構者有不能蹀而公猶自署為鄙小子之鍾期相期許於前修予又何能躡轡驟而規髣髴蓋公蚤遊賢儒之門遠探洙泗之旨既歸將與予淬勵全歸志欲衍千聖於一脈視彼勲伐文辭特剩業耳而天不假年竟止于斯吾黨寡倖末世薄祜俾瑣瑣者延而殲此英哲十年之間合襟無幾崇朝促席適公寢疾而猶幸執別以成永訣於乎吾雖攬匡阜為辭傾章水為涕莫以抒其憤愠乃閱再霜而

始臨哭其靈林公必不謂戚疏于存歿也雖然其終無以解予之惻惻

會祭徐存翁閣老文

天下大器或傾且窳自匪天人疇掖疇補公降自天嶽
嶸海濬多才蹠姬柔嘉邁甫掌制玉廬夙擅鴻筆抗議
孔祀斥謫靡戚典學兩藩若噴澌液青宮既還講筵日
弼遂晉秩宗惟清惟恭帝曰汝才亦惟汝忠簡佐大政
位亞上公密承睠倚實亮天工迺際巨慝上黜下墨讒

說肆行訛訛諭諭公居其艱惟忠而哲靡敢昌言獨進
密勿曰惟國楨人才是務救援獎提甄收愛護蹇蹇夔
夔匪躬之故既被孔壬爰握鈞衡貪熒未息島夷毒橫
戈船四遣機決廟庭南東鯨鯢一朝告平爰扶穆皇乾
清坤謚學術是先力贊皇極手抉雲霾斯道如日惟公
之功匪啻社稷晚邁橫臣如蜩如沸公孫碩膚赤舄几
几飛章累乞遂復田里衛武德業既耄猶勵令公子孫
頌示願指世方矚公耆願重庥再幹鼎軸邦國無憂云

胡傾俎騎箕神遊元老既謝巨儒通休某等誼辱門牆
宿蒙振拂聞訃失聲有涕橫頰東望輶車莫由引紼千
里緘辭曷既心惻

奠耿封君靜翁年伯文

嗚呼自靜翁之訃至也小子某為翁悲者浩渺而彌為
中丞公戚夫大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天
責固然也方中丞公致養林端日以皤髭華顛曲躬鼎
俎之調脅息衾縗之置蒿目杖履之撰屏跡廁之涓

姁姁旋于周閣子舍而從從翊于園圃田疇以從與其
所嗜翁固陶陶焉樂而忘老公亦洩洩焉不知天下何
樂之可代然而朝家不能一日釋公天下競引天責更
相盼伺翁又督迫于內公不得不起而仗鉞以臨疆場
當時公所願翁不啻岡陵翁自計亦翔健難老中外
咸從而盱祝之疇謂翁一旦遽以長棄公之恫詎可言
故某之彌為公戚者此也夫江啓于岷嶺淮啓于桐柏
天下不幾江幾淮也則岷與桐柏之功詎不為鉅且尊

哉今天下學道任天責之重者如公固幾人而翁喬然
為天下岷嶺桐柏天下誦歌仰繫至崇厚天子加恩甚
盛穀祿壽考子孫蕃碩既貴如貫既賢如林翁既以舍
然無悲矣然某不能無悲與戚者蓋辱中丞公以天責
固然者挈之大道之中相與匪獨交契視翁骨肉伯叔
等也矧昔侍翁上京炙樸飲醇翁亦子姓近之今忽忽
餘廿年某獨浸淫沈疴欲奔千里圖伸一芻動左足者
數矣而病繼之某之悲故不已而戚亦詎可言乃越翌

歲敬馳椒醑先寄遥思尚佇躬祖嗚呼尚饗

衡廬續稿卷七